




古墓群

洞沟

1997年
调查测绘报告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集安市博物馆 编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ress.com

洞沟古墓群

1997年调查测绘报告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著
集安市博物馆

 科学出版社

2002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集安洞沟古墓群的综合性资料与研究论著,在 50 多年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洞沟古墓群的历史成因、类型、分布、现状等作了概括性论述,并且根据多年调查勘测的结果,以图、表、文等多种方式第一次将古墓群 10000 多座墓葬的具体位置、墓葬类型、保存与研究现状作了完全和准确的标志与记录,是研究高句丽葬俗的重要论著,是保护和研究洞沟古墓群的基础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可供研究高句丽的历史学者、考古文物工作者以及文物爱好者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洞沟古墓群:1997 年调查测绘报告/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编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ISBN 7-03-010362-9

I. 洞… II. ①吉… ②集… III. 墓群(考古)—调查报告—集安市—1997 IV. K878.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2738 号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源海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2 年 8 月第 一 版 开本: 850×1168 1/12

200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9 插页: 9

印数: 1—1 300 字数: 800 000

定价: 2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新欣〉)



前 言

洞沟古墓群位于吉林省集安市城郊,是我国古代高句丽民族的墓葬群,1961年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洞沟古墓群的管理、保护与研究工作一直是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的重点项目。四十多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关心和指导下,吉林省和集安市(县)的文物主管部门和文博科研单位在洞沟古墓群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测绘、清理发掘和保护维修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到目前为止,洞沟古墓群已经逐步建立起了“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明、有记录档案、有保护人员”的科学保护和管理制度,完成了重要墓葬的环境维护、外部培封、内部加固以及复原整修等工作,并配合工农业生产和公路建设,先后开展了三十余次清理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建国以来,对洞沟古墓群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清理发掘工作有:1962~1963年,吉林省博物馆对多座壁画墓的清理;1968年春秋两季,吉林省博物馆对6个墓区500多座墓葬进行的发掘;1976年,吉林省博物馆、集安县博物馆以及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联合组成的业余文物工作队对300多座墓葬进行的发掘;1984~1985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集安市文物保管所对集锡公路沿线200多座墓葬进行的清理等。

除此之外,吉林省和集安市(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还对洞沟古墓群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察、测绘和登记工作,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全面、完整的档案资料,为管理、保护和研究洞沟古墓群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第一次是1966年组织的考察测绘工作,由时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王承礼先生策划,由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持,参加人员有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徐汉焯、李殿福,吉林省博物馆的方起东、刘萱堂、段一平,集安县文物保管所的林至德、高仁、周云台、闫毅之、张思恩等。此次工作确定了洞沟古墓群的范围,划分了6个墓区,清查了墓群各墓区的墓葬数量,在实地对墓葬进行了编号、类型划分和登记等工作,完成了二百分之一的洞沟古墓群墓葬分布地形图,并在图上标明了墓葬的编号、类型和位置等,为管理、保护和研究洞沟古墓群初步建立起了系统的资料体系。此次测绘,得到了云峰水利工程局测绘队的配合,全部清绘图由刘萱堂主绘,宋玉兰、李凤兰协助。

第二次是在1970年,由吉林省博物馆主持,参加人员有陈相伟、刘振华、王健群、李运铎、姜鹏、宫永祥、郭文魁以及集安县文物保管所的林至德等。这次工作主要是对1966年的测绘工作进行了复查。

第三次复查测绘工作是1997年。当时,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开展大型遗址复查测绘的指示精神,吉林省文化厅专门组成了由省、地、市三级文化部门领导组成的测绘领导小组,由吉林省文化厅副厅长陈景东任组长,吉林省文化厅文物、博物馆与图书处处长郭文魁、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起东任副组长,成员有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玫、通化市文化局局长姚玉霞、通化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王志敏、集安市副市长邵丽华、集安市文化局局长张桂兰、集安市博物馆馆长刘玉明等。1997年4~6月,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集安市博物馆组织专业人员对洞沟古墓群进行了全面的复查测绘。工作现场由方起东主持,王玫、刘玉明负责人员与后勤管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萱堂负责业务与技术指导,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参加人员有谷德平、王昭、郝海波、张玉春、吴徽、张立新、包显斌,集安市博物馆参加人员有孙仁杰、张雪岩、张忠国、董长富、赵书勤、迟勇、高远大、董峰、林世贤、周荣顺、王鹏勇、王洲雁、李春生等。吉林省地质物探大队派出了测绘技师石峰、曾振贤、王青山、郭瑞民负责仪器勘测。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绘图人员王辉、王晓英协助图稿整理工作。

第三次复查测绘是在1966年考察测绘的基础上进行的,工作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根据实地测量校正了原图中墓号的误差,并在实地重新标写了墓号;其次,对墓葬类型、规模、保存现状做了详细的复查记录,并以符号在图中标明;最后,还对1966年漏测的少数墓葬做了补测和登记。这次测绘摸清了洞沟古墓群的保存现状,进一步核实了各类墓葬的现存数量,为进一步推动新时期洞沟古墓群的管理、保护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切实的基础。

在1966年考察测绘和1997年复查的基础上,我们编写了这本《洞沟古墓群——1997年调查测绘报告》。书中收录了根据1966年和1997年考察测绘工作所编写的墓葬情况简介和各墓区墓葬分布图;为了方便研究者,我们还尽量全面收录了已经发表的洞沟古墓群研究文献目录以及重要的出土遗迹、遗物图表;最后,我们还根据多年考察、研究的心得,对洞沟古墓群进行了比较概要的介绍,对高句丽壁画墓的类型、分期和年代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洞沟古墓群的管理、保护和研究工作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对洞沟古墓群从整体上进行考察、测绘和登记的工作,前后延续积累了三十多个年头。《洞沟古墓群——1997年调查测绘报告》是吉林省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心血结晶,凝聚着许多老文物考古工作者多年的辛勤劳动,它的出版标志着洞沟古墓群的管理、保护、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在此,我们谨向多年来为保护和研究洞沟古墓群做了大量工作的同志和学术同仁致以深深的敬意,并对最早策划和组织洞沟古墓群的考察测绘工作、始终关心集安文物考古事业的王承礼先生以及为洞沟古墓群的管理和保护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的集安市博物馆原副馆长林至德先生表示深切的怀念。

目 录

前 言	(i)
第一部分 洞沟古墓群概说	(1)
一、高句丽与集安高句丽遗迹	(3)
二、洞沟古墓群的概貌与特点	(7)
三、洞沟古墓群的保护与研究	(9)
四、集安高句丽壁画墓的类型、分期与年代	(16)
五、从洞沟古墓群看高句丽葬俗	(24)
第二部分 洞沟古墓群墓葬简介	(29)
凡 例	(31)
一、禹山墓区墓葬简介	(32)
二、山城下墓区墓葬简介	(80)
三、万宝汀墓区墓葬简介	(105)
四、七星山墓区墓葬简介	(125)
五、麻线墓区墓葬简介	(146)
六、下解放墓区墓葬简介	(176)
第三部分 洞沟古墓群墓葬分布图	(177)
凡 例	(179)
洞沟古墓群墓葬分布图检索表	(180)
洞沟古墓群地形与分区索引图	(插页)
一、禹山墓区墓葬分布图	(181)
二、山城下墓区墓葬分布图	(218)
三、万宝汀墓区墓葬分布图	(239)
四、七星山墓区墓葬分布图	(247)
五、麻线墓区墓葬分布图	(260)
六、下解放墓区墓葬分布图	(289)
附录:洞沟古墓群遗迹器物图	(293)
参考文献	(337)
后 记	(339)

洞沟古墓群遗迹器物图目录

附录图 1	有坛积石石圪墓万宝汀 1078 号墓平、立面图	(295)
附录图 2	万宝汀 1078 号墓出土鎏金铜器	(295)
附录图 3	有坛积石石圪墓(申墓)禹山 2403 号墓平、剖面图	(296)
附录图 4	有坛积石石圪墓(申墓)禹山 3241 号墓平、剖面图	(296)
附录图 5	阶坛积石石圪墓禹山 0249 号墓平、剖面图	(297)
附录图 6	阶坛积石石圪墓禹山 3283 号墓平、剖面图	(297)
附录图 7	阶坛积石石圪墓禹山 3105 号墓平、剖立面图	(298)
附录图 8	禹山 3105 号墓出土陶器	(298)
附录图 9	阶坛积石石室墓将军坟(禹山 0001 号墓)平面、剖视图	(299)
附录图 10	阶坛积石石室墓折天井墓(山城下 1298 号墓)平、剖面图	(299)
附录图 11	封土石室墓禹山 1897 号平面(仰视)、剖视图	(300)
附录图 12	禹山 1897 号墓出土器物	(300)
附录图 13	封土石室墓山城下 0217 号墓平面、剖视及墓门正视图	(301)
附录图 14	山城下 0217 号墓出土器物	(301)
附录图 15	封土石室墓麻线 1440 号墓(双墓室)平面、剖视图	(302)
附录图 16	封土石室麻线 1445 号墓(三墓室)平面、剖视图	(302)
附录图 17	洞室墓山城下 0350 号墓平面图	(303)
附录图 18	洞室墓山城下 0331 号墓平、剖面图	(303)
附录图 19	洞室墓禹山 0678 号墓(双墓室)平面、剖视图	(303)
附录图 20	洞室墓禹山 0733 号墓平面、剖视图	(304)
附录图 21	洞室墓禹山 0328 号墓平面、剖视图	(304)
附录图 22	洞室墓禹山 0177 号墓(双墓室)平面、剖视图	(305)
附录图 23	洞室墓麻线 1479 号墓平面、剖视图	(305)
附录图 24	阶坛积石石圪墓(申墓)禹山 3296 号墓平、剖面图	(306)
附录图 25	禹山 3296 号墓出土陶器	(306)
附录图 26	阶坛积石石圪墓(申墓)禹山 3232 号墓平、剖面图	(307)
附录图 27	阶坛积石石圪墓(申墓)山城下 0356 号墓平、剖面图	(307)
附录图 28	阶坛积石石圪墓(申墓)万宝汀 0242 号墓平、剖面图	(307)
附录图 29	阶坛积石石室壁画墓禹山 1041 号墓平、剖面图	(308)
附录图 30	禹山 1041 号墓北壁壁画墓本	(308)
附录图 31	禹山 1041 号墓出土器物	(309)
附录图 32	封土石室壁画墓麻线沟一号墓(麻线 0001 号墓)平面(仰视)、剖视图	(310)
附录图 33	麻线沟一号墓(麻线 0001 号墓)南侧室南壁、东壁壁画墓本	(311)
附录图 34	麻线沟一号墓(麻线 0001 号墓)出土器物	(312)
附录图 35	封土石室壁画墓马槽墓(通沟十二号墓、禹山 1894 号墓)平面(仰视)、剖视图	(313)
附录图 36	马槽墓壁画墓本	(314)

附录图 37	封土石室壁画墓王字墓(山城下 0332 号墓)平面、剖视图	(315)
附录图 38	王字墓甬道东、西壁射骑图壁画摹本	(315)
附录图 39	王字墓出土器物	(315)
附录图 40	封土石室壁画墓莲花墓(山城下 0983 号墓)平面、剖视图	(316)
附录图 41	封土石室壁画墓散莲花墓(禹山 1896 号墓)平面(仰视)、剖视图	(316)
附录图 42	封土石室壁画墓角觥墓(禹山 0457 号墓)平面、剖视图	(317)
附录图 43-1	角觥墓土室正壁夫妇宴欢图壁画摹本	(317)
附录图 43-2	角觥墓土室角觥壁画摹本	(317)
附录图 44	封土石室壁画墓舞踊墓(禹山 0458 号墓)平面、剖视图	(318)
附录图 45-1	舞踊墓主室东部藻井局部壁画	(318)
附录图 45-2	舞踊墓壁画舞蹈图	(318)
附录图 45-3	舞踊墓主室北壁狩猎图壁画	(319)
附录图 46	封土石室壁画墓冉牟墓(下解放 0001 号墓)平面(仰视)、剖视图	(320)
附录图 47	封土石室壁画墓下解放 31 号墓平面(仰视)、剖视图	(321)
附录图 48	下解放 31 号墓残存壁画摹本	(321)
附录图 49	封土石室壁画墓环纹墓(下解放 0033 号墓)平、剖面图	(322)
附录图 50	环纹墓主室北壁壁画局部	(323)
附录图 51	封土石室壁画墓万宝汀 1368 号墓平面(仰视)、剖视图及壁画影绘梁柱摹绘	(324)
附录图 52	封土石室壁画墓三室墓(禹山 2231 号墓)平面(仰视)、剖视图	(325)
附录图 53	三室墓第三室壁画东壁《耍蛇人》与西壁《力士图》壁画	(326)
附录图 54	三室墓出土的釉陶器	(326)
附录图 55	封土石室壁画墓四神墓(禹山 2113 号墓)平面(仰视)、剖视图	(327)
附录图 56	四神墓藻井壁画配置图	(328)
附录图 57	四神墓壁画《驾鹤仙人》与《玄武图》	(329)
附录图 58	封土石室壁画墓五盔坟四号墓(禹山 2104 号墓)平面(仰视)、剖视、正视图	(330)
附录图 59	五盔坟四号墓墓室东壁壁画摹本	(331)
附录图 60	封土石室壁画墓五盔坟五号墓(禹山 2105 号墓)平面(仰视)、剖视图	(332)
附录图 61	五盔坟五号墓墓室东南与西南第二重抹角石壁画	(333)
附录图 62	封土石室壁画墓东大坡 365 号墓(山城下 0365 号墓)平面、剖视图	(334)
附录图 63	长川一号壁画墓平面(仰视)、剖视图	(335)
附录图 64	长川一号壁画墓前室北壁壁画摹本	(336)

图版目录

- 图版 1 丸都山城全景与山城下部分墓区鸟瞰
图版 2 丸都山城南墙东段前墓群鸟瞰
图版 3 麻线墓区古墓群麻线沟两岸古墓群鸟瞰
图版 4 国内城城墙
图版 5 丸都山城城墙
图版 6 积石石圻墓与洞室墓混杂
图版 7 积石石圻墓与封土墓
图版 8 积石石圻墓与洞室墓
图版 9 洞室墓与远处的积石墓
图版 10 有坛封土墓与有坛积石墓
图版 11 大型有坛封土石室墓
图版 12 大型阶坛积石石圻墓
图版 13 大型有坛积石石圻与阶坛积石石圻墓
图版 14 特大型阶坛石室墓将军坟
图版 15 特大型阶坛积石室墓太王陵
图版 16 特大型封土石室墓
图版 17 特大型和大型封土石室墓五盔坟一号、二号和四盔坟
图版 18 清理后的禹山 3319 号墓墓室
图版 19 人面刻石
图版 20 好太王碑
图版 21 瓦当、铭文砖与陶器
图版 22 金器、铁器与鎏金器
图版 23 铜器、铁器与鎏金器
图版 24 舞踊墓主室南壁舞乐图
图版 25 冉牟墓前室墨书题记
图版 26 三室墓力士图
图版 27 三室墓一、二室之间甬道中的武士图
图版 28 五盔坟四号墓藻井北部日神伏羲
图版 29 五盔坟五号墓藻井东南角升仙者
图版 30 五盔坟四号墓藻井北部月神女娲
图版 31 五盔坟五号墓藻井东南角牛首仙人
图版 32 五盔坟四号墓墓室北壁玄武图与供养人、莲花、火焰忍冬纹组成的装饰图案

第一部分 洞沟古墓群概说

一、高句丽与集安高句丽遗迹

洞沟古墓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吉林省集安市郊,是古代高句丽的遗存。在走进洞沟古墓群之前,作为时空背景,在此有必要先对高句丽和集安高句丽遗迹作一简要介绍。

我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高句丽是古代生息在祖国东北边陲的古老民族,其最初活动地域,大致在今鸭绿江中上游和浑江流域一带,西汉时属玄菟郡辖境。

像世界上一切古老民族一样,高句丽也有本民族的传说时代和英雄史诗。关于高句丽始祖建国的经过,在高句丽鼎盛时期由高句丽王族树立的好太王碑碑文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圣^德。□□□□□命驾巡车南下。路由夫余奄利大水,王临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邹牟王,为我连葭浮龟。”应声即为连葭浮龟,然后造渡。于沸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

这段记载,显然把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糅合到一起了。邹牟,史书上亦作朱蒙、东明或众解,皆同音异书。创建之都城,《魏书》作纥升骨城,学术界一般认为即今辽宁省桓仁县的五女山城。根据《三国史记》,高句丽立国建都的事实,发生在西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即公元前37年(参见文献[2])。

高句丽自公元前37年建国至公元668年灭亡,共历28代王,存世705年。在绵延长达705年的漫长岁月中,高句丽曾经两度迁都:第一次在公元3年,由纥升骨城迁至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国内城址);第二次是在公元427年,由国内城迁至平壤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①。

高句丽以国内城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时间,长达424年。正是在这个阶段,高句丽经历了长期的惨淡经营和多次强烈的历史风暴,终于在4、5世纪之交后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由一个蕞尔小国发展成为西起辽河之滨、北至辉发河和第二松花江流域、南抵汉江北岸的幅员广阔的王国。所以,国内城不啻是高句丽历史文化的圣地,甚至当公元427年迁都平壤之后,国内城仍与平壤、汉城齐名,被誉为高句丽“三京”之一,一直保持着都会的繁盛。正因如此,今集安市保存有极其丰富的高句丽遗存,无愧是高句丽历史文化最巨大、最重要的宝藏。闻名遐尔的国内城、丸都城址、洞沟古墓群和好太王碑等等,都集中于此。

集安市位于吉林省南部鸭绿江右岸群山环抱的通沟盆地西端。通沟原称通沟甸子或通沟口子,是一片东北—西南向的狭长盆地,东傍龙山,北依巍峨的禹山,西为七星山,南隔鸭绿江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陡峭高山,长5~6公里,宽2~3公里,在崇山峻岭层峦叠嶂的鸭绿江中上游,俨然是最宽敞的平川。通沟盆地是因通沟河得名的。通沟河自北面深山里流来,由东而西绕经禹山北侧,在禹山西麓依傍七星山折而向南注入鸭绿江。通沟盆地东端隔着龙山与下解放(旧称下羊鱼头)相邻,西端隔着七星山与麻线沟相接。下解放是鸭绿江江湾漫滩形成的平川,面积不大;麻线沟则是麻线沟河冲积扇逐渐发育而成的盆地,面积不小。鸭绿江右岸从下解放经过通沟甸子到麻线沟盆地,总长约16公里、深约2~4公里的平川、谷地和山岭,大抵就是当年高句丽以国内城为都阶段的京畿之域。

国内城址坐落在今集安市区之内,西临通沟河,南距鸭绿江约500米(见国内城形势图,第217页)。城垣平面呈方形,周长2713米。城垣内部为夯土版筑,属西汉时期遗存;外表整齐的长方形石材加筑,是高句丽时期增修的,近代还曾经过两次修葺。石垣残高3~4米,厚约10米,外壁由下而上层层收分,向内欹斜。四面墙垣每隔一段距离筑有凸出的“马面”,北墙外侧有8个,其他三面各有2个。城隅原有角楼一类建筑。城有6个门址,南北各1个,东西各2个,均有瓮门。城内北部多大型础石和红色瓦砾,应是当年官府、宫殿等建筑群。国内城址为吉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丸都城址是一座山城,构筑在国内城城北2.5公里今通沟河北岸大雄高山的山脊上(见丸都山城形势图,第246页)。此城初名尉那岩城,始筑于公元3年,是国内城的守备城。自高句丽第10代山上王移居于此之后,遂称丸都城;高句丽第11代东川王和第16代故国原王

^① 依照《三国史记》,固然还有高句丽第10代山上王于公元209年“冬十月,王移都于丸都”;第11代东川王于公元247年“春二月,王以丸都经乱不可复都,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第16代故国原王于公元342年“秋八月,移居丸都城”,公元343年“秋七月,移居平壤东黄城”等记载,似乎高句丽在3~4世纪还曾有过多次迁都之举。但事实上,这一时期高句丽的政治中心一直并未离开以国内城为中心的范围。原来丸都城是国内城的守备城,修筑在距国内城北才2.5公里的山上,此城初名尉那岩城,尉那与丸同音,所以当山上王移居于此之后,作为王都,此城遂被称为丸都城。史书上也因此才同时出现有“其国都依大水而居”,“其王都于丸都之下”(《魏略辑本》)的记载。国王的移居并未涉及迁都。至于东川王时“筑平壤城,移民及庙社”,所指即修筑国内城。这里的平壤城乃国内城的别称,只是与丸都城为一座山城相对而言,国内城处于平地,所以又称平壤城。而故国原王“移居平壤东黄城”,亦即移居到国内城东边的“黄城”。20世纪90年代初,在今国内城址东墙外破土兴建商贸城时,曾出土大量建筑遗迹和红色莲瓣纹瓦当,应即当年“黄城”的遗迹;而至明代,这一带被称为“皇城”,应是它在历史上曾被称为“黄城”的遗响。为使作为国内城别称的平壤城与高句丽后期都城平壤城彼此不致混淆,高句丽当年曾把后者称为“下平壤”(见好太王碑文释读,第5页)和南平壤(见《三国史记》)。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下平壤”和“南平壤”之名称恰足反证,在这两个名称出现之前,在它北方,原来曾有过一个与之相对被称为平壤(“上平壤”和“北平壤”)的城址,即国内城。

都曾在城中居住。山城墙垣随山势筑造,西北高而东南低,略呈簸箕形,周长 6951 米。城垣在山势起伏的地方以略加修琢的石材垒砌,东部最高处垒砌可达 6 米。墙顶上修有通道,外侧筑以女墙。门址共 5 处。濒临通沟河的南门是主要出入通道,向城内凹入,使前方留出一片可由两翼城头控制的开阔地,形势颇为险固。城内南部正中有石筑的瞭望台,高约 7 米。瞭望台东侧有石砌的蓄水池。宫殿遗址位于东部山麓的平阔台地上,分作两阶,规模宏伟。丸都山城址亦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好太王碑位于集安市东北 5 公里的太王村,是高句丽第 20 代长寿王为纪念第 19 代好太王和加强王陵守护制度而于公元 414 年建立的。碑体由一整块巨大的方柱形角砾凝灰岩稍加修琢而成,高 6.39 米,宽 1.34~2 米不等。东南为正面,碑文环刻,共 44 行,满行 41 字,计 1775 字(见好太子碑碑文释读,第 5 页)。碑文首先记述高句丽建国的神话,然后称颂了好太王一生攻略 64 城和 1400 村的赫赫战功,最后刻记着 330 户“国烟”和“看烟”即守墓人摊派的情况和王陵守护制度,是研究高句丽历史的珍贵资料。其中有关当年高句丽与朝鲜半岛新罗、百济以至日本列岛倭人之间关系的生动记录,尤为国内外学者珍视。碑文字体为方严凝重、不见按提和波磔的隶书,匀整工致,拙朴遒劲,向为书家推崇。好太王碑是与洞沟古墓群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文化瑰宝。

以通沟盆地为中心累累成群分布于漫山遍野的荒坟古冢,是集安市郊一道最壮观的历史人文风景线,这就是驰名中外的高句丽洞沟古墓群。洞沟古墓群是因通沟过去又名洞沟而得名的。历经千数百年,古墓总数尚逾 1 万,其数量之多,密度之大,工程之宏伟,筑造之坚固,设计之精巧,样式之丰富,使每一个到过这里的人无不为之震惊、动容。当然,洞沟古墓群中也包含一些渤海时期(公元 698~926 年)和其他时代的墓葬,但数量不多,所占比例极小。至于有的古墓墓室壁面上绘制的精美绚丽壁画,更是东方美术史册中引人注目的篇章。

好太王碑文釋讀

方起東

一第1面第1行 惟昔始祖鄒牟王之創基也，出自北夫餘，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生而有聖德。一第2行

路由夫餘奄利大水，王臨津言曰：「我是皇天之子，母河伯女郎，鄒牟王。為我連葭浮龜。」應聲即為連葭浮龜，然後造渡。於沸

流谷忽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不樂世位，天遣黃龍來下迎王。王於忽本東岡，履龍首昇天。一第4行顧命世子儒留王，以道興治。大朱

留王紹承基業。

遷至十七世孫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一第5行二九登祚，號為永樂太王。恩澤洽于皇天，威武振被四海，掃除不^{一第6行}，庶寧其

業，國富民殷，五穀豐熟。昊天不吊，卅有九，宴駕棄國。以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遷就山陵。於是立碑，銘記勳績，以示後世

焉。其辭曰：

永樂五年，歲在乙未，王以稗麗不^{一第7行}人，躬率往討，過富山、貧山，至鹽水上，破其丘部落六七百營，牛馬群羊，不可稱

數。於是旋駕。因過襄平道，東來^{一第10行}城、力城、北豐。五備狩，游觀土境，田獵而還。

百殘、新羅，舊是屬民，由來朝貢。而倭以辛卯年來，渡海破百殘，^{一第9行}新羅，以為臣民。以六年丙申，王躬率水軍，討伐殘

國。軍至^{一第11行}窠南，攻取寧八城、白模盧城、各模盧城、幹氏利城、^{一第10行}城、閣^{一第11行}城、牟盧城、^{一第12行}沙城、古舍蔦城、阿旦城、古利城、^{一第13行}

利城、雜珍城、奧利城、勾牟城、古模耶羅城、須^{一第14行}城、介而耶羅^{一第15行}城、瑑城、^{一第16行}城、^{一第17行}城、豆奴城、沸^{一第18行}城、^{一第19行}

利城、^{一第20行}鄒城、也利城、大山韓城、掃加城、敦拔城、^{一第21行}城、婁賣城、散^{一第22行}那城、^{一第23行}那旦城、細城、牟婁城、于婁城、蘇灰城、燕婁城、

析支利城、巖門民城、林城、廡城、^{一第24行}衣利城、就鄒城、^{一第25行}拔城、古牟婁城、閏奴城、貫奴城、^{一第26行}穰城、^{一第27行}婁城、^{一第28行}儒古盧

城、仇天城、^{一第29行}逼其國城。殘不服義。敢出百戰。王威赫怒，渡阿利水，遣刺迫城。殘^{一第30行}兵歸穴，就便圍城。而殘主困

逼，獻出男女生口一千人，細布千疋，跪王自誓：從今以後，永為奴客。太王恩赦先迷之愆，錄其后順之誠。於是^{一第31行}得五十八

城，村七百。將殘主弟并大臣十人，旋師還都。八年戊戌，教遣偏師觀帛慎土谷，因便抄得莫^{一第32行}羅城，加太羅谷男女三百餘人。

自此以來，朝貢聆事。

九年己亥，百殘違誓，與倭和通。一第7行王巡下平穰。而新羅遣使白王云：倭人滿其國境，潰破城池，以奴客為民，歸王請命。太

王恩慈，稱其忠誠，特遣使還，告以^{一第8行}密計。十年庚子，教遣步騎五萬，往救新羅。從男居城至新羅城，倭滿其中。官軍方至，倭

賊退。自倭背急追至任那加羅從拔城，城即歸服，安羅人戍兵。^{一第9行}新^{一第10行}晨城，倭冠大潰，城內十九，盡拒隨倭，安羅人戍

兵。得^{一第11行}其^{一第12行}九^{一第13行}言^{一第14行}倭^{一第15行}興^{一第16行}辭

二、洞沟古墓群概貌与特点

洞沟古墓群的范围,大抵与当年高句丽定都国内城时期的京畿之地是重合的。在东起下解放西迄麻线沟绵延约 16 公里,南自通沟盆地中部平野北至禹山北侧的通沟河谷和麻线沟沟谷深处纵深约 2~3 公里的山麓、河谷和平川,鳞次栉比,星罗棋布,到处都是成行成排的累累古冢。

洞沟古墓群是创造过高度文明而又极端重视丧葬的古代高句丽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在用地局促的环境中,在阶级分化激烈的背景下精心营造起来的,这一切赋予了它具备有延续时间久长、数量十分庞大、分布相当密集、古墓类型齐全、规模非常悬殊、文化内涵极其丰富等许多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风貌。

一是延续的时间长。考虑到这一带在西汉玄菟郡领辖时期就是高句丽人世居之地,这里理应包含有公元 3 年高句丽迁都国内之前的墓葬;而当高句丽覆亡之后,这里也还有渤海时期的墓葬。所以,洞沟古墓群所跨年代,至少应不下于七八百年。

二是数量十分庞大。据 1966 年春季调查测绘和 1997 年春季复查测绘的最后核实结果,洞沟古墓群古墓的总数可达 10782 座。应当指出,这个数据并不包括我们所掌握的在 1966 年之前不久才遭损失的许多古墓,例如:20 世纪 30 年代伪满时期修筑通化—集安铁路工程中破坏的大批古墓;20 世纪 60 年代初原国内城址北墙垣外平地上尚保存过的 200 多座古墓等等。

三是分布相当密集。集安地属山区,可供利用的土地本来就相当有限;尤其在高句丽时期,这里作为一代都会,除城郭、宫殿、官衙、庙社、民居、道路、耕地之外,剩下可供埋葬的空间必然更小。正因如此,在洞沟古墓群中有大量古墓都分布在荒瘠的山巅、陡峭的山腰和河水容易浸淹的河漫滩上,而且密密层层,一座紧贴着一座。偶有些许罅隙,稍晚的古墓就见缝插针,夹楔其间;有时,晚期的墓葬甚至直接叠压着筑造在前期墓葬之上。这种情形在其他古墓群中是颇为罕见的。

四是古墓类型齐全。高句丽固有的墓葬是石坟,纯以石块筑造;以黄土培封坟垄的土坟,是 4 世纪前叶之后在中原丧葬文化影响下才逐渐流行起来的。洞沟古墓群中既有石坟,也有土坟,而且包含了高句丽存世 700 多年中所有各种样式的墓葬类型。相比之下,桓仁一带的高句丽墓多石坟,土坟很少见,而且规模甚小;而平壤一带的高句丽墓则全系土坟,不见石坟。不同墓葬类型既反映出埋葬习俗的变迁,也凝聚着筑造技术的演进。所以,对于研究高句丽丧葬文化和筑造技术的历史来说,洞沟古墓群无疑是最全面、最系统、最丰富的宝藏。

五是规模非常悬殊。在洞沟古墓群中,大墓和小墓的规模相差悬殊,所处环境很不一样,筑造工艺也大相径庭。数量众多的小墓一般边长才 3~5 米,規制比较简陋,大都密集在山麓或沟谷的卵石滩上;工程浩繁的大墓则往往占据肥沃的平川,形同岗丘,极其瞩目。这种反差强烈的景象,是高句丽社会阶级严重对立的鲜明写照。大墓的主人,应是高句丽的高官显贵;而其中最高大的一些墓葬,则已经证实是属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的陵墓。下面列举的,是洞沟古墓群中最著名的几座大墓,它们是高句丽坟茔筑造工艺的杰出代表:

(1)将军坟

位于通沟盆地东端的龙山山麓,考古学家主张是高句丽第 20 代长寿王的陵墓。規制宏大,筑造精美,是高句丽石造艺术的最高典范,素有“东方金字塔”之美誉,俗称将军坟。陵墓外观呈截尖方锥体,用经过细致琢磨的巨型花岗岩石条垒筑成 7 级阶坛,每边长 31.58 米,高 12.40 米,总共使用石材可达 6000 立方米。每面基坛还树立 3 块倚护的巨石。墓室筑于第 3 阶之上,长宽各 5 米,高 5.5 米,上以一整块巨型石板盖顶,内有两铺石棺床。将军坟后侧还有陪葬墓,是一座建筑在石砌基坛上的石棚。

(2)太王陵

位于通沟盆地中部禹山南麓的岗地上,因出土有“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的铭文砖,知是高句丽第 19 代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陵墓。墓基以巨型石条筑成三级阶坛,第一阶用材硕大,垒砌颇高,琢工讲究,筑造加固。阶坛四周每边有 5 块倚护的巨石。其上两级阶坛均不高,再上为巨大的砾石堆积。每边长 65 米,高 14 米。墓室构筑在顶部宽阔的平台中央,内筑一两坡水的精致石椁。太王陵东北 200 米为好太王碑。

(3)千秋墓

位于麻线沟河口东岸的坡地上,曾出土过“千秋万岁永固”和“保固乾坤相毕”的铭文砖,考古学家主张是高句丽第 18 代故国壤王的陵墓。每边长 80~85 米,高约 15 米。墓基以巨大的石条筑成 3 级阶坛,其上为巨大的砾石堆积。墓顶呈 20 米见方的平台,中央似是构筑石圻的所在。

(4)西大墓

位于麻线沟盆地的西端,可能是高句丽第 13 代西川王的陵墓。每边长 55 米,残高约 9 米。墓基筑有大石条垒砌的基坛,其上为巨大的

砾石堆积。坟茔中间被豁开一条深5米的凹坑,当是早年被盗的迹象。

(5)临江墓

位于通沟盆地东部龙山西南麓的小山丘上,系一巨大的砾石堆积,周长255米,高约4.5米。可能系高句丽第11代东川王的陵墓。

(6)五盔坟

洞沟古墓群中5座最高大的封土墓,位于通沟盆地中部,东西横向排开。因外形颇肖五个大盔冑,当地遂名之为五盔坟。今存封土最大的是其中的西数第2座墓(五盔坟二号墓),周长212米,高12米。

(7)四盔坟

洞沟古墓群中4座瞩目的封土墓,位于五盔坟一、二号墓北40余米,与五盔坟平行,排列紧密,大小相仿。自西而东一号墓周长118米,四号墓周长152米,坟茔高均为4米。

六是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洞沟古墓群的文化内涵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例如,墓葬的格局、形式和建筑细节,生动地展现出当年的墓制、葬俗和建造工艺;墓中出土的各种各式随葬品,又具体地反映了当年冶金锻铸、金银细工、鎏金制作、纺织、制陶、髹漆等部门所达到的技术高度。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除此之外,墓群中还有许多壁画古墓、带有题记的古墓和其他一些独具特色的遗存,更进一步增加了它的历史价值,扩展了它的文化容量。

(1)壁画古墓

洞沟古墓群中发现的壁画墓近30座,其中著名的有:麻线沟一号墓、散莲花墓、马槽墓、禹山1041号墓、舞俑墓、角觥墓、环纹墓、三室墓、山城下332号墓、万宝汀1368号墓、龟甲墓、四神墓、五盔坟四号墓、五盔坟五号墓等。这些壁画墓大抵是公元4世纪中叶至7世纪初的遗存。如果把高句丽壁画分成前后两期,那么前期的壁画多绘于石造墓室用石灰抹平的壁面上,内容以生活题材为主,有墓主宴饮、家居、出行、狩猎、歌舞、角觥、战斗等等,栩栩如生地描绘着高句丽的社会生活和民情风俗,绘画风格古朴,形象传神生动;后期壁画直接绘于墓室经过琢磨平整的石面上,内容以神仙题材为主,四壁绘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藻井上绘日月神、乘龙驾鹤的伎乐仙人等,展现了高句丽人向往的仙境,绘画技法高超娴熟,线条遒劲流畅,色彩浓重艳丽。在五盔坟五号墓的壁画上,还发现过牛首仙人眼睛用绿松石镶嵌,图案连接处用鎏金铜花饰粘贴的痕迹,表明高句丽艺术家还曾别出心裁地采用工艺美术的手法对壁画进行装点,力图使五彩纷披的画面生发出金碧辉映、华贵富丽的艺术效果。

(2)带有题记的古墓

集安高句丽古墓中见有题记的古墓共发现3座。一是四神墓,在墓室南壁梁枋上描绘饕餮形象的旁边,墨书“嗽穴(肉)不知足”五字。二是长川一号墓^①,在后室藻井盖顶石四周分别绘以日、月图像和北斗星座、南斗星座,中央朱书“北斗七青”四字。这两处题记比较简洁,都是直接标示绘画的内容,有助于准确理解画面。三是在下解放有一座书写有长达近800字墓志的冉牟墓。此墓最初发现时仅释出291字,后经我国学者努力,释出了332字,近年来则达到436字,从而基本搞清了墓志的内容。墓主人冉牟是高句丽的权贵,活动于5世纪中叶,墓志是其奴客牟头娄撰写的。墓志首先记述冉牟先祖的事迹,然后记述冉牟的功业及人格,再后叙述牟头娄本人如何受冉牟之恩,最后记述冉牟之死和对他的怀念与祭悼,是高句丽时期直接留世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

(3)一些独特的遗存

根据好太王碑记载,高句丽自好太王时起就有“墓上立碑”的做法。在洞沟古墓群中,有三座封土墓上发现三件与之相关的实例,都系整块花岗岩做成。一是在山城下1411号墓边发现的,呈上细下粗的八棱柱状,通高1.16米;二是在禹山1080号墓的封土上部发现的,上圆下方,通高1.6米;三是在五盔坟二号墓封土东南侧近坟茔底部的部位发现的,形同石祖,上部略破碎。尽管这三块石碑都未见刻字,但有种种迹象表明它们原来都立在坟茔顶部,对于研究高句丽“墓上立碑”的制度无疑是有益的。另外,在禹山东3319号墓在东南侧,发现一块人面刻石,阴线刻划一正面半裸人像,头带菱形帻冠,形象古拙,风格奇异。还有,在特大型石坟和土坟坟茔上,曾普遍发现有板瓦、筒瓦残片,有的还见有瓦当,表明这些大墓上原来应有建筑设施。以上这些遗存的发现表明,高句丽确有一些很独特的墓制,是非常值得珍视和研究的。

^① 长川位于集安市东北约20公里,不属洞沟古墓群范围,但习惯上,这里高句丽墓群中的壁画墓,常常与洞沟古墓群中的壁画相提并论。